

柏規山房全集

柏規山房文集卷十五

墓誌

上元梅曾亮伯言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戊申

嘉慶時海州有賢吏翁君爲州學正嘗查災以印封其籍州牧時君之出而饋金以請印曰籍有誤請更其室張太淑人峻拒之是役也飢民之注籍者皆無漏冒而太淑人之賢聲遍於人人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卒子心存使其子同書來乞銘曾亮曰是一事於法應銘況有其他太淑人姓張氏昭文縣人歸常熟翁氏爲海州學正諱咸封者之繼室前室許淑人遺子女撫之極周每

相語曰今乃知有母之樂也以舅姑好茗木必甘每天
兩自提瓶布甕承雷纍纍舅食鱒魚曰以薦新卽告曰
已別具矣海州官廨廢或言見狐鬼兒女惶怖責之曰
鬼當畏人人反畏鬼耶後從學者眾自執爨常雜食糠
覈而諸生必飯肉羹贈君爲上官所知舉縣令曰君性
情不宜州縣官贈君曰是也如言以辭其高致如此然
固及見其子官卿寺任學政廣東直上書房拜珍秘
瓜果之賜孫復以編修爲廣東鄉試考官及子乞養
家居又八年誥封太淑人年八十七乃卒蓋天所鍾
福不以其無意於是而澹置之而卻金以活人其食報

固天之所獨厚者也子二人人鏡國學生心存大理寺
少卿孫同福同爵同龢皆諸生而次同福者同書官編
修會孫男十人爲諸生者會文女子一人適長洲陸氏
孫女子二人會孫女子二人贈君葬已固不可啟封乃
以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卜葬於虞山西鶉鴿峯下

銘曰

佐夫儒官以義自完叱金如唾飢者感嘆積極乃豐再
見文通隨子持節安車從容大理之歸我序誌喜八年
供養光溢閭里惟是老福非賢曷基銘幽揭華女士鑒
茲

誥封奉直大夫梁府君墓誌銘

戊申

君姓梁氏諱國成字振西廣東信宜人祖諱源考諱之萃皆能以厚德恤其鄉里君趾美前光不磷益篤以父久不第望之殷乃棄百事爲科舉學然君所爲科舉學與世俗殊書雖成誦者溫肄必百過乃已及經注史籍皆提掇元要取拾務盡凡場屋所以試士者期吾應之者不爲窮嘉慶十八年舉於鄉二十三年試禮部留京師遂卒年三十二啟其篋得抄錄史漢書春秋三傳異義若干卷詩文及時義若干卷嗟夫君之學進取之士以爲迂而無俟乎此者也然士所以應有司者必如是

乃幾可以無愧久矣夫雖場屋之學其名存而實亡也
而高論者猶循其名而譏之不亦濫乎然此非獨進取
者之失也學必有之已也乃可以觀人則宜乎取士者
之避難而責所易也若君者可謂能爲其難者矣君娶
張氏子嶸縣學生巍拔貢生官刑部主事女二人孫五
人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日改葬君於淋水洞山巍方在
京師來乞銘其詞曰

人逸而獲君百其功奈何乎天志不畢而年窮

程恭人墓表

戊申

恭人程氏松滋縣人歸同縣黃氏爲府學生封朝議大

夫大溶之妻雲南迤南道士瀛之母方在室失母年未
二十能撫弟妹代父理家事父以貧將棄田堅不可卒
賴以濟及歸封君其家法當更番執炊而叔母爲祖姑
所憐十年代之炊無怨色後析居食不贍親時時悲咤
恭人自以爲冢婦乃一任勞怨爲家人先減僕婢出理
田園入治薪米浣濯夜則紡績佐匱稍暇乃得爲兒女
補綻裂凡可以爲家中節日用計長久者無不周凡所
以苦一身逸諸婦以承舅姑意者無不至蓋如此者數
十年如一日及子以編修授雲南昭通府知府擢迤南
道未嘗以子故異於人人一味之異一衣之新暫御卽

屏去曰吾不習也而治客饌必豐食工匠必飫以婚喪及不舉火告者必恤卽乞丐至亦不忍拂其意蓋如此者又數十年如一日年六十九而卒哭者皆失聲不與弔而素聞其賢者亦悲嘆惋惜子士瀛次士漢縣學生次士浚江蘇縣丞女二人適陳適張孫男二人孫女十人一人其卒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暮年而葬枝江縣之洋溪山銘未備士瀛曾亮同年友也乃請爲之表其

詞曰

蕃衍之室勃礪恒多有肩其辛化怨而和見苦爲生財每重視女行士難捨愛若棄令子述德痛言未詳我擬

其要在石不亡

誥封奉直大夫李府君墓誌銘

戊申

君姓李氏諱少白字蓮峯鬱林州北流縣人祖毓蕃官
上林教諭考程沆歲貢生娶黃宜人生君爲縣學生以
教授爲事然不專涉文藝書古人行事可法者置之坐
隅每遇事隱度古人有是
否有是卽犯疑難行之不願
也族無後眾分其田爲擇嗣而反其田以官有夫愚棄
其婦責夫還婦而家人教之婦功鄰娶婦有夫兒且失
乳君方食怒而起呼鄰責諭之婦定還然後鼎食人有
子失母夫失妻者告於君訪必得所失其他行事類如

是昔東漢劉勝居鄉里閉門掃軌而杜密譏其知善不
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由今觀之二公所自
處皆君子矣然士大夫易於爲劉而難於爲杜者何哉
俗益澆避嫌益甚耳處嫌而不自疑非人信其無欲利
之心者不能也君當之矣君卒於道光十六年二月年
六十娶陳宜人子翊昌候選訓導縉昌縣學生燕昌進
士官戶部主事女五人孫六人君弟紹昉嘗官編修給
事中考以上贈如其官君贈如其子之官以某年某月
日葬於某山某原銘曰

通俠者放卑疵者拘肫肫李君旣俠而儒不單其施利

賴州里元壤銘德以徵遺祉

馳贈通奉大夫何府君墓表

戊申

君姓何氏諱光策字異酬望江縣國學生先世自廬江遷四川富順縣元季官安慶路教授者諱本齋始居望江六世孫永康令新建新建至君祖浩然考懋縉皆世有文學行義君十七歲孤兄早卒嫂劉夫人一子殤母姚宜人以家事殷長子亡而君又未壯也恒鬱鬱不自得君先意適志雖少已自如老成人姻友傭獲皆莫能弄以事丹青藝文博覽旁習通才賢聲聞於人人姚宜人以是久忘其傷娶彭夫人將嫁失明彭氏曰吾女廢

不可以嬪高門請改聘而可君固不許生長子俊以後
其兄姚宜人益以慰姚氏有喪葬費宜人未及言君一
任之又自以先人世有德於鄉振貧瘞枯不懈益勤雖
大費亦無所吝惜道光六年八月卒年五十一彭夫人
繼娶朱宜人側室葉孺人皆先卒子佶候選從九品偉
縣學生最季者倬二女六孫女孫五十六年十二月十
一日改合葬於縣城外五里墩而君之子俊後其兄者
道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是時官南河同知君得賚贈
奉政大夫又數年官大名兵備道

皇太后覃恩

賚贈通奉大夫以前葬未及銘告曾亮請爲之表次其

世系里居行事卒葬年月及新所受恩命著於篇方君之婚而不可以疾悔也豈以是爲高行而冀福哉亦義固然耳而卒食所生子之報存以榮其身歿以祉其後事應昭著爲鄉里所驚嘆則君之德豈獨鍾何氏之子孫亦慕其義而歸厚者多矣表於墓亦表微也

桐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戊申

君姓邵氏諱希曾字角雲杭州錢塘人祖教忠縣學生考寶階舉人官教諭君以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大挑得知縣河南嘉慶九年權通許縣事十一年陝西民變赴河陝軍營事平權盧氏鄆陵西華沈邱太康五縣事

又防守於河官軍守賊滑城運糧往經營賊途詭行堅
防卒達軍食那文毅公賢之檄督糧臺與賊去來者定
其獄事平加敘權淮甯縣事督護唯儀工西墾以最權
扶溝縣再權淮甯及新鄉新鄉供九省徭遞缺則上嘔
給則民怨怨且訐上仍坐其罪於令前新鄉以是去官
多憚往君至苑張有經能得民情和二十一年補桐柏
縣多悍民有會曰掖刀人苦其暴君令鄉各建柵而家
出一人爲門夫一警百呼無事歸業暴者無所逞君以
爲化悍民莫如興文乃爲諸生講文律辨詩四聲道光
初年有第進士者自明迄今於是年始遂益募萬楮推

林松園先生集 卷十三
一
建義學於鄉褒嘉慶初死賊義民專立廟道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官年七十七君以

睿皇帝萬

壽及

今上登極恩再加級奉政大夫祖考及祖妣

應宜人妣楊宜人配王宜人俱贈如君官子鍾銑府學生承堯縣學生琪候選主簿鍾和國學生宗衡候選府經歷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弟之孫懿辰以文學爲君所優贍今官刑部郎實助舉君葬而請表以文君工詩好文詞固儒雅士而治劇邑變悍民亦欲以儒效勝之或以爲迂則不然夫巧者文俠者悍其欲利之心一也文不足攻取於世乃激而爲悍亦其計不得不

出乎此也善爲吏者不能使民無欲利之心而惟使之變其途以自遂亦去殺之微權也夫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己酉

君諱傳瑩字蕉雲漢陽人祖良碁父方行余初識君君年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多疾發輒廢食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

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既卒乃得其日記并遺
令讀之始若可笑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乎君之學
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謂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
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澹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
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挫此豪傑之士必志
於是而不以自忤也如君所志者是已始娶湯繼娶陳
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媵以財數千金夫不樂遂反之
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
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京師友人曰上
元梅先生表吾墓龍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

遂皆如其言

謝封君墓表

巳酉

封君姓謝氏諱廷恩字拜廣江西崇仁縣人祖諱亮弼配陳氏考諱上許配阮氏劉氏生二子君其次也家貧力耕稍長易農而商能逆知時物當貴賤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鄧金入君陰還之而戒其改計簿鄧知之遂以出納事專委君由是信義聞於人人有所謀無不就家以大饒崇仁故山邑田少苦飢君語其儕曰吾當爲邑建義倉人付其力未能是笑其言嘉慶二十年以二萬金建倉且貯穀萬六百石如其言入學者於學

官有加結費貧者苦之君捐金取息以代費縣有南北城以橋相通曰黃洲橋橋廢而舟漲盛時失溺者眾君初以事鉅慎不敢任久之慨然曰吾不爲復誰爲者道光十六年施工五年畢工用銀六萬有奇邑令榜曰謝公橋辭復其舊先是建倉有餘木而謝氏未有祠至是遂以成之并設倉於祠以備飢族於是邑中有大侈費益咸仰君君不以眾人規我有帶芥其出財常先人意所不及故官茲士者皆引重之君固默默不造請也嘗語其子曰吾年二十六爲人司計會年五十建縣義倉振族人穀助官費於育嬰堂年六十爲文武生置學官

加結費開井族中七十而建黃洲橋汝母六十時吾散
穀族中丁四斛他姓斛以三今吾卽八十汝母亦七十
矣族人以儀物壽者勿卻倍償之使受有詞也道光二
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七鄉人皆思悼之君
之年不可謂不壽獨惜其善舉之與年俱增者而止於
是也以子官贈中憲大夫配周氏劉氏皆贈恭人子蘭
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
部員外郎蘭積縣學生女五人孫十二人以道光某年
月日葬於某鄉某原蘭墀請爲之表昔歐陽永叔表連
處士好行其德其行大類君然處士家固多資非若君

親歷爲生之難也而輕財也如是夫君豈以財爲可輕哉蓋其重義也甚矣

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海甯州學正朱府君墓

誌銘 己酉

君姓朱氏諱文治字少僊餘姚縣人祖諱玉堂考諱金鐸與弟同割臂藥親君中乾隆戊申科舉人嘉慶六年大挑得知縣時 仁宗喜得兩人 賞葛紗一匹

君與其榮改教職官海甯州學正十餘年大吏又以知縣奏用遂引疾歸道光二十五年卒年八十六君家故貧而能立節概陳大用提督松江館君贈以裘冬服而

春還之後爲忌功者所中當戍邊君自京馳慰之且爲
謀贖緩事發函數千其改教職也或勸其無改而資以
三千金爲上官費君固辭及至海甯以學正班鹽大使
上而朝賀祭祀班反後之牒請復舊袁花鎮旱飢掠富
室州牧憚不卽行君曰速往易定緩則他事生人以是
知其才氣足任事而安於閒官爲可惜而君在海甯時
遠近工詩者皆聚是州相過逢封題報章長歌短吟乘
興間作嘗中酒而笑曰樂莫大於無憂吾今而知是官
之爲真樂也而又以束修之入嗇縮衣食以置祭田養
寡姑病弟教育子弟羣從後其子侍講君屢持節校士

門下士多貴顯君懷益慰而侍講旋以養歸父子相隨
行閭巷中鄉人榮之以爲君之節足以固窮而其和又
足以逄福也君元配陳繼配陸君之考妣及君及配皆
贈如其子官二子森舉人蘭道光九年進士及第第三
人今官侍講女六人孫五人女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日
葬某鄉某原銘曰

令與儒官孰易孰難能者斂退惑者瞑瞞及其大覺欲
拔莫還君不人謀避勢若仇約情養安與福優游子孫
孔嘉以奠茲邱

勲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馮府君墓誌銘

巳酉

有人而孝於親親沒矣推其愛以及於親之弟寢必問
治具必躬坐立面告必齋意其嗜好而彌縫其匱乏歿
而斂葬竭其誠自人視之皆以爲猶其親也友於弟弟
歿矣推其愛以及於弟之子衣食先之師友輔之官京
師則爲之謀資斧定居處且致其室家也而後卽安自
人視之皆以爲猶其子也夫推其孝愛者能如是使如
古選舉之道行而公且明焉其有聞於世無疑也不然
薰德而善良其鄉焉亦可也然而籍不達於朝名不出
於里役役於場屋衣食於賓客也以老嗟夫此獨行之
士所以難自見於世也代州馮君諱佶字味辛其叔父

官清河縣丞君侍於署其所以事之者固人以爲猶其親者也弟有孤曰志沂所以撫之者亦人以爲猶其子者也嘗試於京師陳侍郎用光爲考官薦其文後屢黜遂不復試嗟夫君之行固非有當於取士之制而文之工拙又懸乎人而莫能自操久矣夫命之無如何也至後世乃益甚耳此可爲太息者也君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年六十三妻佟氏先三十八年卒常以女工養姑將卒手持二荷囊未製也君悲之遂不復娶子志沅候選訓導一女適吳氏乞銘者君弟之子志沂官刑部主事君撫教之成進士者也銘曰

遇之嗇而行之豐我銘祿之以奠其坎之宮

唐安人墓表

己酉

安人諱惠端字靜漪善化人故江蘇知縣唐業正之女
今編修孫君鼎臣之室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卒
生於世三十一年婦於孫十三年編修告余曰吾婦幼
不逮母訓而善事舅姑其卒也吾母哭之哀始吾母念
兩弟遠在家不自釋婦率諸孫環其前嬉戲跳擲母雖
憂不能不解顏笑夏雨甚風雷駭人必侍母多笑語亂
其聲且呼家人皆集平時居室中終日無警效母不欲
嗜好煩家人匿不言輒億知之余從其言則得又曰婦

不能繡工而勤紡織自製衣衣飾卑陋不仰較於人始
娣治家兩食外一無所求索及來京始自主之而相處
極和娣哭之亦痛卒前十日聞女殤而泣勸卽止蓋亦
自知爲悲之無幾時矣可痛也有三子慶瑞慶蕃慶穀
將以某年月日葬於鄉且表墓而先請爲之詞夫婦人
無外事播於外非庸德也故誌婦行者宜徵於其夫編
修言未月餘旋主試貴州程期迫治行理居宜不及他
事一旦衣冠來致詞卒如前請此其賢有難忘於家人
者矣是可書也

朝議大夫南昌府知府吳君墓誌銘

庚戌

君錢塘吳氏諱清臯字小穀考諱錫麒國子監祭酒妣楊恭人生君兄弟七人君次六嘉慶癸酉舉人捐中書充國史館分校本衙門撰文以軍機章京議敘內閣侍讀充方略館纂修考御史第一未及補而以先所得京察外擢撫州府知府時道光二十三年也 上召

見曰汝師傅吳穀人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至撫州革舊弊日釐金者商民便之東鄉民以徵糧捍官君會兵往將近村整隊以待告反者日數百輩日事即起眾且至矣拘我而釋回矣或曰進擊之君曰彼反形未成進則速之鬪矣然則退守縣城君曰彼以虛聲恫我

畏我也堅持之眾必散遂以無事調南昌府攝吉南贛
甯道鹽法道事卓異入都至江都病二十九年七月二
十一日卒年六十四配項氏韓氏子樛江蘇候補知州
女二人適江適武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與母
弟清鵬官順天府丞者同年月日時生其言動狀貌工
詞翰官皆至四品同也然府丞豪於詩以高第歷職清
曠今益自放於病以極其才而君遇事精整慎名法內
苦其心而必求無枉於人其壽命及所任之閒劇亦殊
焉豈生年月日以推富貴壽夭者其說果誣耶抑列禦
寇所云既謂之命卽命亦不能自識之者耶抑人成形

象以後其自能變化其性命者雖天亦不能圍其終耶
吾不得而知之矣銘曰

一幹而中分或支離而天存或扶疏而先神奈何乎天
吾銘以奠君之神

何母劉太夫人墓誌銘

庚戌

太夫人劉氏望江人贈通奉大夫何府君諱光第之室
大順廣兵備道何公俊之母贈公早卒遺一子又殤姑
姚宜人窺其志不欲生也曰弟有子先爲汝後七年而
夫弟生子如前言子暴病不知人家人皇遽太夫人曰
是子關何氏門戶祖德厚不宜有他方舅卒時姑年衰

而夫弟幼營繕喪祭極勞苦及夫弟成立乃一以家事歸之錢帛有無不何問夫弟以善施貧而丁日增或勸分產爲活辭之及子貴而夫弟已卒撫諸子如已出嘗語子曰汝之祿先人貽也凡先人之子孫皆當其之鄉有善事命捐金以倡曰汝舉科第得官鄉人皆榮之以爲喜其厚意宜有以報也大名旱江南水災 朝旨以大名道助賑多加九級太夫人曰汝之祿皆 朝廷賜之今助公家費固宜復厚 賚汝宜若何而報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二 誥封太恭人又以 皇太后覃恩晉封太夫人子俊道光九年庶

吉士以海阜海防同知 賞戴花翎官大順廣兵備道
孫震錚國學生維鍵國子監典簿次維鑰次維釭次維釭女孫
四以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望江縣某鄉某原銘曰

天之所福報瘁以豐方瘁已折謂報不鍾非天有遺人
則自証明明夫人克受天祉履蹈艱難不蹉以起子官
大名八十壽歌豸服貂冠威儀佻佻昔我祝釐不文以
質援詞奠幽庶幾有秩

陳鐵橋墓誌銘

庚戌

君姓陳氏諱憲曾字鐵橋杭州錢唐人曾祖兆崙以文
名乾隆時世所稱星齋先生者也舉博學鴻詞官太僕

寺卿祖禹萬濟陽縣知縣考桂生江蘇巡撫先娶吳夫人再娶武夫人生君道光壬午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詹事府詹事君方成進士時年甚少嘗主試廣西官貴州學政一爲會試同考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充

國史館纂修 武英殿總纂提調 日講起居注官

咸安宮總裁 文淵閣直閣事其官旣已達矣又能詩歌工書法皆不以自喜獨好劇飲醉則於生計事益無所省錄故時致匱乏余嘗與同年爲飯會約曰無入酒人君聞曰甚善幸入我會中以止酒比入則君先自攜酒來醉而歸然君爲人遇貴要人及貧窶故人子不以

輕重生意亦不以應人求有慢色爲人請事卽有所強
聒不望其顏色自沮雖自在窘急中見求助者爲卑語
苦言輒噤不忍辭忘已急以應其心常恢恢然不疑人
欺余與君窮達異性行不同然於其卒也哭之悲嗚乎
君之心何其近古人也君以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日
卒年五十配錢淑人子元祿直隸清河縣丞女五人皆
適宦族女孫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詞曰
君才宜卿君德宜壽位酬年奪天胡可究其德維何解
毀去肩以祉後昆奠於茲城

胡母龔宜人墓誌銘

庚戌

宜人龔氏生湖北監利縣適如臯胡君龔故饒於財宜人自童幼時卽靜懿無驕逸態胡君隨父客監利家故貧侍姑孫宜人紡績米不足或以豆飯不以豐約異見於顏面舅姑歸如臯子婦留孤居異鄉少親戚益困宜人固自若也及還如臯夫客揚事親課子一不以貽夫憂姑卒時宜人年六十八矣哀泣逾平人時長子舉於鄉悲憂中不復覺爲可喜事而益習勞儉惟不吝給親友曰吾窮苦久知處是至難也且卒語其子曰若祖母有言孫少得官祿贍親友足矣慎毋戀官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卒年七十四子連耀二十四年進士庶吉

士改吏部主事以

皇太后覃恩宜人封得五品

次連輝連城側室郭孺人出孫男三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縣西夏家莊先一月連城持其兄之書來乞銘嗟夫一視夫富貴貧賤者士君子之所難也安乎貧而急人之貧則又難焉夫人當貧賤時責人以德少裕則病人之求曰吾亦嘗有是乏獨彼也耶吾不可以再取困噫視宜人何如也銘曰

在室而饒不潤於膏有家而匱神不以瘁我匱則爾人匱伊何節其食衣爲人救嗟嘗艱澹榮少得以慰綿憊之言戒進以退其志則約其德孔昭我鑄其行實詞不

彫

朱蘭坡先生墓誌銘

辛亥

先生姓朱氏諱瑋字蘭坡先世唐末自蘇州遷婺源六世祖緯遷涇縣曾祖武勳祖慶霄以從兄理官布政巡撫時贈通奉資政大夫配汪氏胡氏贈夫人考安桂早卒配汪宜人以女守貞本生考安邦病且卒命其配胡宜人以先生爲之後皆贈五品封先生嘉慶七年庶吉士未散館與幸翰林院柏梁體聯句宴賜什物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國史館纂修實錄館校勘山東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日講起居注官擢贊

善侍講以兄喪歸再補侍講充國史館總纂修明鑑以
事改編修充 國史館提調庚辰會試同考官道光元
年直 上書房 褒許品學 恩賞稠疊壬午年充會
試同考官再轉贊善且大用矣而以母病歸遂不復出
主講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以教授著述爲樂詩文集治
經及小學書及文選集釋共數十卷道光三十年四月
十三日卒年八十二方先生乞養時年始過五十其文
學行誼已深結乎 主知矣而 國家優禮師傅凡
詞臣直 上書房者數年皆坐致卿貳人皆以是期先
生願泱然引去甘寂寞於講席者幾三十年此非自足

於已而能然哉閭里書師既不足詔士而矯其失者又
或博聞溺心若先生之至性高節其好古多識又足以
磨才智之心而折其氣夫壯而不學老無傳也老而不
教歿無思也先生所謂傳而人思者歟配胡宜人生五
子夢元國學生鼎元舉人蔚元起元皆邑庠生葆元從
九品女四人十一孫而爲邑庠生者數人曾孫七人以
咸豐元年十月某日葬蘇州某鄉某原銘曰

我見先生道光之初其氣渾剛而貌舒舒包育萬有見
善若虛惟太夫人含貞撫孤授我以筆曾述其粗再世
銘幽我曷敢渝在唐遠祖始遷去蘇復始而吉奠此陰

墟揭德振光以播三吳

候選布政司理問江府君墓表

辛亥

君姓江氏諱本琮字鞠圃其先宋世自衢州遷歙之江
村高祖嗣崙康熙時以子官南贛總兵贈振威將軍曾
祖嘉諫贈武翼都尉祖紹芳布政司理問本生考官都
司祖妣汪氏本生妣黃氏皆封恭人祖以長子本仁及
配鮑安人無子命君爲之後侍親疾子所職不稍委於
人卽婢僕事亦身任之平居祭祀必誠潔教子弟必準
禮式學好詩詞及醫卜筮凡有用於人者至俗尙飲食
被服泊如也家事統於兄產中耗以自有者剖給之遂

大匱猶贍給親友邑不戒於火延君室矣神色如平常
曰吾自計無足以致神怒者卒反風人以是服其度也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卒年六十一配吳氏繼配程氏亦
有孝行歸君六年卒年二十四卒後二十年得手書篋
中曰信女程願減壽以起姑病其事已驗而家人不時
知子觀副貢生敦讓兩淮鹽運司知事孫男八孫女三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於歙東楊川原敦讓娶
給事中鮑文淳女給事母余嘗爲之傳而其孫又從余
游故請爲表之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辛亥

君諱龍氏諱光旬字良言西臨桂縣人曾祖贈文林
郎鎮海祖贈奉政大夫謝考贈奉政大夫濟濤官柳州
府教授娶王宜人人生光輔而君爲繼配王宜人出嘉慶
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攝湖南澧浦縣君初試吏
僕從吏役謂可以而謾誘愒爲姦一不爲動聽訟不留
不私改湘鄉澧浦民張樂遠送留省斷疑滯獄卻求直
者金補黔陽楊姓民詭明封爵列祖像於堂皆疑君聚
焚之火妖神廟禁龍舟溺人旣興置利害與學官子弟
講習文藝修唐詩人工昌齡樓時傷詠其上改武陵道
光二十一年薦舉 召見擢乍浦同知夷亂後姦民狀

羣鬼穴墓劫人君至穴執炬先役行皆就縛巫坐幻術
爲姦子罪并發入其財於官尤慎海防嚴市舶私貨管
其利者不便大吏以爲讓而君詞直然心嘆其慙弗善
也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知其難然不欲苟
從眾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恐君去期望講示

聖訓爲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奉某牌敬立大言
曰今日宣講某牌始入坐巨盜捕未得一日至鄉講未
畢械以歸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二十九年十一月
八日引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幸默防乍錄
少劇飲善畫及爲吏一皆屏絕祿所入衣食其族姻者

十餘家惟不以言詞假人或面斥人過至斷獄則與民
爲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時讀律例曰合人情安
吾心卽中律例矣故用法正而不拘配黎恭人子啟瑞
以修撰進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
日夜馳捕盜賊每冒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爲
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盍少休君曰父子各
受 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未許嫁
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二人維梁維棟女孫二三十年六
月六日葬桂林北關外祖墓側啟瑞以書告且請銘其

詞曰

吏也而勞避位者媮三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嬉得
喜失悲逃爵之士世見爲奇於今則奇在古爲譏古義
孰明惟君念茲不以子逸去崇就卑供養曰否臣力未
疲翦蔓除荒爲民去疵位不竟功德則永垂

柏規山房文集卷十六

讚哀詞祭文

上元梅曾亮伯言

陸母林孺人像贊

戊寅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
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
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
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
之間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與其當尸之廢乎或曰
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
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

吾心先人之而不以爲疑怪若天下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乎禮有殺於古而降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毋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閩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

歛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
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襲弗惜曰榮辱於先
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生先生文章滿家媿於東京
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乎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
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楊忠武公讚

丁酉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井絡南山是穴是郛天兵四臨北
合南通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軍陝畧斬虺搜狐死士
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遂專闔鉞以訖天
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螫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

木才 一 万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土崩岳礎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秦膚功忠謹不同

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

子亦開府 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 天子

嘆嗟念其勤功與其耄備稽首庭里 帝錫繁祉形

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牖

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婁澗筠刺史晉磚硯讚

庚子

先生之硯泰始之磚蓋歷年千六百六十年之久乃特
拔乎鯢淵陌上之駢延津之劍杳不知其所之也獨塊
然其天全方其辱泥塗淹歲月如練形息踵長生久視

之士遽然大夢而五馬南渡了不知人世之推遷及其
謝瓦甃揮雲煙如山林徵士白衣臺閣釋蓬累而登仙
先生得之將以談正始而詩黃初也庶幾哉與子相友
以忘年

福姪哀詞

癸未

姪名福生七齡而以痘殤後其兄之死二十四日嗚乎
哀哉吾悲吾兒時不知有姪今哭吾姪又若吾兒之未
嘗死也嗚乎哀哉

橫目兮紛紛交衢兮如雲亶婉孌兮忽而逝汝何艱兮
人之易汝敖兮家林汝步兮中庭嗚乎奈何兮蓋其無

生

馬職朋哀詞 丙戌

道光六年九月余道出南陵北門橋輿夫曰此夜行船
下石碗路也蓋余故人馬職朋溺死於此而余今過之
已三年矣悲夫余與君兒女姻也始相知於揚州吳氏
君眉宇高爽見人多落落不屑意於眾賓客中獨余好
也而余亦以君年少才美非不得已則可無游以廢學
君聞言聳然歸祁門不復出錄余文一通而去後每省
試得見君出所作語益奇而君女殤余書慰之曰職朋
之女固梅氏婦也又何間哉君大喜復書留聘物不還

未幾而余子亦殤欲告君未忍也而君死矣悲夫君之齒少於余精銳通敏讀書過目輒能舉所疑詩文皆實知古人深處惜乎未極其才之所能至而遽死也夫古人有無所表見而深識之士悼惜其死者彼固實有見焉而特不能以所能至而未至者望其信於後世也此壘朋之可爲深悼惜者也君之卒也以考優赴太平學政署夜起旋舟人不知平明得其尸數里外君名豫兄弟二人君交游獨多每省試至余家羣從諸友歡笑滿一室君死而君之兄亦憔悴不復來試余與君家蓋自此疎矣尤可悲夫其辭曰

本朝日... 卷一... 四
臨下江之流水兮想靈魂之飛揚波滔滔其遞換兮悲
獨結於流光儼眉目之宛宛兮若歌嘯之在旁將循波
而留執兮東極意乎扶桑斂子心而尋昔歎兮何年盛
而意傷余固識君侏僂之多艱兮庶壽命之猶長君旣
喪其息女兮余又罹此童殤悲君死而不悟兮謂此婚
之未亡惟生才之艱育兮固前世之所常孰邂逅於奇
禍兮哀微軀之獨當緩余轡而首路兮涕反袂之浪浪

祭陳石士先生文

乙未

嗚乎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仰其私我初見公棋
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

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憫然年丈造門致
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疎客譽我惜惜人或貌應
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
初入都翳路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躓埳莫振拜公
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
文字萬過千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
謂終結鄰同臘共蜡跳踉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
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
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閩中提
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着

閣榜松寥屋腳插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圍
樓大榭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
蛆蛆杏衫朱魚游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
叢穿透陰蒙慙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棋提局命擇幽敞
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闕書隨至外孫遠來繼
者愛壻于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
毋憂動勦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
冬意滿莫敘歲除忽忽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讌
翼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
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字知

我師孰宜去畱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
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
公子持我騎問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
乎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土骨肉
以外恩自公歎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子見公入
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尚饗

祭陶文毅公文

己亥

衡山之英湘水之靈其氣清淑盤魄而曼衍物產名材
不能獨當也乃託名世而呈形惟公稽古之深博世務
之通明詞章之鴻碩議論之恢闔得其一足以傳世而

行遠況乎合眾美以成名然於公猶其末節也其所以
上承 天眷下垂政經而囊括萬有者獨稟乎浩氣
之充盈雷霆震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謗而不驚譬如長江大河直瀉千
里鯨鵬蝦蟇撇波旋瀨而逆折卒不能阻其萬折之必
東也肆浩漾乎安行嗚乎哀哉誠足以回日車辯足以
雕萬物而不能不困於二豎之嬰鍾山之陽冶城之東
遂不能一日辭榮而養疴也攀箕尾而列神清昔公監
臨於南闈曾亮方里居而未敢冒謁忽紫筆以賜書曰
此吾撫吳草也子其序以相揭繼追陪於尊俎或官闈

與林樾謂年家子而有文時籌振其乏絕忘國爵而下
交感知已以次骨公入覲而兩見於京師幸丰采之未
變於飲啜曾濕疾之幾何聞偉人之就沒伸鄙文以塞
悲痛意滿而難挈上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其私也敢援
前言以自綴

柏悅山房文續集

舒伯魯集序 甲寅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贊余告之曰
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
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
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詞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
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
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
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
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

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夔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夔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任節婦傳乙卯

節婦蓋氏蒲臺人臺灣府知府方泌之女佛坪廳同知
鉦之妹四川卽用縣星階之姊歸聊城任儼九江道蘭
祐子也舅姑卒夫貧廢學婦以母家所貽財爲夫延師
得入學有聲婦甚慰喜無何夫暴疾卒婦適歸蒲臺以
不及與夫訣也痛欲死之贖質庫衣爲殮具家人防之
嚴且爲立嗣遂不復言死葬畢治家事縮蓄衣食償所
負親友財撫嗣子及孤姪子女皆合恩義嘗語姪曰汝
叔昔未葬負人者未償故我久不得歸母所今事了汝
暫理家我得少休息田貨若干畝爲我歸蒲臺資餘衣

食汝弟汝弟幼汝當記之然亦竟不歸蒲臺惟時至夫
墓一哭返卽已當晝必閉閣坐移時卽出或時以酒醑
夫墓餘奉其家人或自飲以爲常一日閉閣久不出則
以藥置酒死矣餘藥置几上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
也年二十

梅曾亮曰節婦殉夫時去夫卒一年矣其飾言貨田爲
歸計志豈須臾忘死哉弟星階嘗過之以甥爲託亦甚
念其夫後矣而不忍變其初志者竟如是夫瞋目而
決固已難矣忍曠歲之死而無人覺其微其志慮固尤
爲危苦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乙卯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
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粱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
清明節門下土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
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前戶部
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既禮畢周覽北域追
惟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
無詞以屬曾亮乃謹撰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
靜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
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

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

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緞遷贊善中允任貴

州學政應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

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

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

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于午

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

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

充 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

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
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
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
考官 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
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
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
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
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
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點記四卷致用叢書十
七卷應場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

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攬輝入紘西北之英東
南之美轡車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咏歌秋賦
春闈頻繁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軫
計黔撫見功請丈匿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
議此被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飢置吏束手甚
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媿嬰孰此
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童翼教惟式公有年
友宦蹇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含不億人誑
告匱拯窮答過所望嗚呼我公沒爲人思況門下士厚

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顛頤完其瘠瘵誰無
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
後羔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絳繚聲磨榮親致歡
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摩挲

太乙舟山房時義序

乙卯

陳淮生太守以碩士宗伯公時義屬曾亮閱定且曰爲
先公年家子而相知深者莫如君其爲我序之蓋公之
文於明之諸君子工爲文者皆深得其神理而一衷以
宋五子之說故其文質而不華正而不阿讀之知其爲
德人也公少從學於姚姬傳先生先生之詩古文詞今

好學深思者皆篤好之爲海內所宗矣至講授時義或謂爲高遠無當於場屋公則自從學至登甲科校士視學皆以陸清獻及先生所選定者爲諸生程式蓋不惑於流俗而奉一師之言以終身未見有如公之於先生者也然則謂必循背規矩逐時好始微倖於一獲者豈不誤哉昔嘗見公文有姬傳先生所閱者光氣俊偉似陳臥子諸君今此文已不復存蓋公固有驚俗絕塵之才務抑而斂之而才之足以行其法者自在也苟無其才而襲爲樸拙陳朽之言以掩其虛薄者不足以知公之文矣

陳淮生時義序乙卯

吾友淮生官部郎不復應試乃總其生平時義屬余序之君幼承宗伯公之文派而長從學於姚鏡塘郎中郎中之文節短而味永得隆萬人深致君孺染歲久欲爲熟軟媚耳目者下筆輒自慚至應試文固降心抑志勉以就有司之繩墨者而自人觀之猶驚而不相習也然宗伯公未嘗因試而以其文爲不工君亦不以屢困而自變余嘗坐其齋中見所習文皆應試者所不經見而以此投合於世可謂知所好而堅於自信者矣雖然君今且出爲郡矣守以下吏而執事者眾將有承守之意

旨者焉而亦必有勤民潔己之吏侃然志古道者也投
之於世而不合則廢然而返其不合也在志古道者亦
自以爲降心抑志就上官之步趨者矣而猶爲世所斥
怪此君之文而不見遇之說也君蓋將鑒於是而反之
則陋於文者卽其所以達於政乎是可賀也

葉石農先生教思碑

乙卯

昔班固爲儒林傳其授經者必著其弟子之名數流傳
之近遠以爲非是不足以見其學之醇駁苟其學之醇
則信而從者其徒必眾而其師之學益昌故著錄之弟
子多者乃至千百人雖貴至丞相封侯其所受師法不

敢改也然自漢之興爲六藝大師者八人而其六皆出於齊魯則齊魯之間師道固尤盛於古而後之君子有不可聽其曠絕者歟葉石農先生自年二十四五卽以經書及時義文教授里中至六十餘歲不輟弟子從學者常數百人遠者或數百里又有遠不能及門而必寄文以求政者其舉於鄉及禮部者眾矣而人皆以爲能得師傅無倖獲故遠近爭附信有如班氏所言徒眾之盛會車可數百兩者雖謂儒林之風於先生再見可也歸震川於文學孝友亟稱吳純甫其學徒經指授者多取巍科登高爵而身終於一第先生之內行脩試禮部

一再而罷與純甫同而實事求是之學於說文方言小學訓詁皆會通創獲有所撰著非規規於場屋之學者比也而世之言實事求是者又或守高反古於國家設科取士之方及儒先依經立訓之道齟齬而不合以之自爲學則可矣非所以語通方廣教思也若先生之教沒雖已數十年門人追慕皆久而不替羣欲立碑頌德慰仰止於無極則傳所謂老而教沒而人思者歟於是眾以侍郎楊公實隨其先贈公兩世受業淵源獨深碑宜爲之詞侍郎曰某則誠宜爲之然是文也必吾年友曾亮不得辭乃撰次其事以被於石咸豐五年四月

上元梅曾亮撰

姚姬傳先生尺牘序 乙卯

姚姬傳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注疏語錄及尺牘氣蓋尺牘之體固有別於文矣惜抱軒尺牘凡數百首與親故者亦兼及家人瑣瑣事至朋友學徒則論學及爲文之宗旨爲多夫學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淺旣屢見之文集矣今尺牘所論雖體制不同而其義則微顯互證可相輔而益明蓋其信於心者深而教人也誠故或莊言之或率意言之其理未嘗不更相表裏無稍有齟齬於其閒此亦足以見爲學之不欺雖無所爲作而出

之者於詞無枝游未可以其別於文而忽之也同年楊至堂侍郎深企慕乎先生之爲人以其超俗者非獨文與詩也卽尺牘亦德人之雅音因以新城陳氏刊本延高君伯平重爲校刊伯平遂悉手寫之以上版字體渾穆使此書益可欽玩蓋先生所論學術非獨與流俗殊也卽稱爲學人者亦未嘗俯同之故信而好者或鮮然則侍郎固有過人之識而能心知其意者哉咸豐五年九月上元梅曾亮譚

李諧寓先生墓表

乙卯

兵部尚書閩浙總督江陰季公以所爲先祖行狀寄同

年生梅會亮爲墓表曰先生諱熙字諧寓祖起鳳康熙時舉人官戶部主事考諱憎妣趙夫人先生亦娶趙氏家故饒以田媵女後趙氏貧先生歸其田復斥賣乃衣食其家年二十六趙夫人卒卽不娶終身無妾媵鄉人皆奇其行伯兄以醫出遊歲暮歸先生亦罷生徒課歡適相聚出入必偕芝昌不及見會大父而見先生之事兄也和而恭及平居言動作止皆合古禮式遇人無貴賤疏戚必以誠與人無爭而皆憚其正自少至老課徒三十年而精力尤萃於其孫故芝昌不名他師命鉅鹿君改教官書已作矣停筆語孫曰代汝父課見使汝父

得恤民事亦可也至署所鉅鹿君每侍會揮之去日無
曠民事故鉅鹿君爲清勤吏嘉慶十六年七月九日卒
於署年六十四逾年葬江陰東門外黃山阡與前葬趙
夫人墓相望也先生貢成均當選訓導後封文林郎直
隸順德府鉅鹿縣知縣贈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提督
山東學政晉贈榮祿大夫吏部左侍郎提督安徽學政
再贈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兼署吏部
右侍郎再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
都御史子麟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孫芝昌以進
士第三人官編修歷官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

都御史曾孫念詒官編修元孫綸全二品廕生次國楨
蓋尚書公自述其祖行如此夫以公之迴翔清華揚歷
中外名節完粹子孫曷亦趾美此其先必有卓德高行
殖於冥冥之中爲人所不及知卽其子孫亦莫能言之
者故天報之優而福之遠如此也然不能言而不欲稍
誇言之此尤後嗣光大者之所難而實先人有德善者
所樂受也昔蘇文忠以其祖行狀請同年曾子固爲墓
誌蓋明允草創之而文忠潤色之者雖子固之文豈復
有加於是哉然仁人孝子之心不自專其先人之美而
必公之於能言之流道固如是也子固誌職方蘇君也

簡而深文而不浮蓋能稱文忠之求而不爲華言者則公今之所述其意豈異焉獨爲之子固者則滋愧焉而義未有以辭也遂謹爲之表

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楊公家傳

丙辰

公諱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聊城人父兆煜官卽墨教諭公以道光二年進士知縣貴州權長寨同知有夫出婦者公朝勸至暮不爲斷離卒兩悔而泣有老吏視事必侍側聽時點頭太息蓋訟者之僞隱於官而不能隱於吏故歎公能察微也補荔波縣多苗民同官曰苗民懼繇役君來獨否疑有操切術顧君日與書院生說經

習文此何術也以明保循良第一調貴筑陞松桃廳興
義府知府調貴陽陞廣西左江道調湖北安襄鄖荆道
俗伎堅多盜提督羅公思舉有古名將風視大吏無如
也獨重公謂能治盜父憂服闋授河南開歸道轉兩淮
鹽運使未赴擢甘肅按察使捕妖民夏長春李一元其
黨與散四方者與川督寶公興陝撫李公星沅密函飛
書悉就擒捕中衛有貞女家誣以忤逆笞死雪而旌之
其時禱雨卽沛人以此東海子公權布政使時有履勘
邊地之旨公曰甘省瘠貧泉源不可恃按畝徵必爲
民困任其事者以朝旨不可違然以升科復停者數

十縣猶公力也旋擢陝西布政使關中旱飢巡撫林文忠公奏請自代 上慰留文忠以公權巡撫公聞

命禱神祠素衣齋食入陝得微雪望 闕謝 恩雪

大作晝夜霑渥文忠乃折簡賀及陞巡撫諭屬吏曰三輔土厚民風純然大災後元氣弱牧民者無事更張也比歲大熟回疆警 命權陝甘總督總理糧臺事已轉江南河道總督或以河事爲慮勸引歸公曰吾知稔矣徒以受 皇上特達恩以縣令超擢至此欲決去

誠不忍於心未至南河時已先減河工費故公至盡力堵柱者二年後一年而豐工決與總督陸公除夕風雪

中幕宿河上薪炭鹽米不以費屬吏官錢官吏興奮歸
實費於工及成而敗然較嘉慶中費不什一故有餘以
爲後圖而粵匪事起犯江甯江南北騷然關津租調費
歸河工者一歸於糧臺而工惟用鈔又以公兼理鹽務
然商逃利空不足有所增補河事倚閣不行而鄉勇備
防堵者方日日索哺公先機運微籌畫兵食不見罅漏
兵民安謐於無事浦之南江甯鎮江瓜洲西北則廬州
北則河南賊或據或流烽火相望不絕獨麗浦郡縣民
飲食得安樂商賈得販賣熙熙然不知數百里外有十
萬環寇師豈非公心力之爲之歟而公之心神亦自此

傷矣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薨於署年六十九淮揚
民常困水就食江南近三四年江南民渡江者數十萬
人而水不告災米不增價此非人力所至故人皆歸福
於公而公則以塞河未成自悼歎臨終時猶籌度其事
未己己也配徐夫人繼娶朱夫人子紹穀雲南大理府
通判次子紹和二品廕生舉人改內閣中書孫保彝女
五人所適皆彬彬詩禮家焉

梅會亮曰林文忠公可謂知人矣其言曰楊至堂乃聖
賢門中人也夫自守而不能容人隨人而不能自守者
皆不足以運世聖賢者能運世者也至堂守身如金城

湯池粟私不可攻至與人接務恢恢乎如河嶽之無涯
量鯨鯢之巨細犀象虎豹之珍怪無不容納于其閒自
縣令至封疆守正無媿媿而一無所齟齬蓋不以處己
者望人之同故正人與之卽志行殊者亦信其無私利
心能推利於人而不害其事也予館署中對案會者一
年公辰見賓客治文書事畢卽手一卷晚會後會談文
藝及往舊事其事父母待兄弟朋友及和調家庭言動
有常節一以宋儒之禮法爲歸而名物象數音聲訓詁
亦勤懇研究陸立夫嘗語予曰吾向以至堂好蓄書今
乃知其得一書必閱一書也公亦自言古人曰歸耕吾

不能矣若著瓊冠披羊皮裘課鄉里小童經書吾誠樂之其所得之深遠如此吾於是益歎文忠爲知人也姚姬傳先生嘗言近世言漢學者無宋儒苦身力行之學而摘其文義小疵相詬病是妄人也公深契乎先生之言而刊其尺牘卽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見矣

先君子校刊伯言先生文集已成續校詩集駢體文刊未及半而先君子薨穀等泣請先生爲傳誌之文時先生患鼻胤旋淮安寓舍踰旬撰家傳寄示不數日先生亦卒是爲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僅二十四日嗚呼迨穀等促工刊藏詩及駢體十

五卷都文集爲三十一卷先生已不及見矣此傳編
列文續集之末目仍分年而爲丙辰特著一篇愴誦
攀號追慕罔極孤紹穀和泣識

柏硯山房文集書後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讌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

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歸逾
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閒關憔悴挈家辟
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
臣謀鋟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
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
盡哀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分
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
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按是集
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
定閒增損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

中碑志記序之類益峻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剝剝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視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旣沒先生序之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

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明之時尚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來其難迺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俠朝堂學校之閒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時

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
異之旣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旣老而顛頓幽憂以死
也其可悲已丙辰九月後學朱琦

後序

讀書深胸襟高故識解超而觀理微論事覈至其筆力
高簡醇古獨得古人行文筆勢妙處此數者北宋而後
元明以來諸家所不見爲之不已雖未敢許其必能祧
宋然能必與宋大家並立不朽於作者可決之此固先
師平日所力追而惟恐不全如志者也吾黨二三子皆
當避舍千秋大業非悠悠愛憎之口所能標榜忌疾移
之者也戊子秋七月弟方東樹植之識